

矫健 著

JIAOJIANZHU

矫 健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山东文史出版社

矫健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矫健中短篇小说集/矫健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 - 5329 - 2237 - 5

I . 矫… II . 矫… III . ①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901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http://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mailto: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高青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 13.125 插页 / 2 千字 / 300

**定    价** 18.00 元

# 迷乱之美与惩罚之善

——代序

李贯通

《圣经》里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与忍从、仁爱的教义，真的是涉嫌忤违了。矫健天生一个自由洒脱之士，一向是挑战权威、藐视律条的。但是，当你熟知了矫健其人，当你读罢这本小说集，于清寒阒寂的夜半思索矫健时，另一个矫健出现了——恂恂不安，循规蹈矩，忧郁虔敬，念念有词，一边行走一边向着星空频频鞠躬。这样的形态，庶几一个神的信徒了。究竟有没有神？有没有上帝？诸多贤哲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是，神和上帝就在自己心中，那便是美与善的根本法则。于是，我们对“你不可有别的神”才有了本质的理解。矫健最崇拜的俄国作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合的是，这二位都是忠实的基督教徒，《福音书》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他们在收获了沧桑之悟或是炼狱之苦后，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忍从、博爱，认为这是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惟一而又无穷尽的伟大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式上向着众人喊道：“忍耐吧！”托尔斯泰更是把“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抵抗邪恶”挂在嘴上。矫健与他崇拜的大师相比，委实相距甚远。面对俗世万象，他一次次视线模糊，一次次优柔寡断、巷陌徘徊；但是，他的心路经过一番番痛苦的震荡起伏之后，最终都是皈依于忍从与博爱。他胜利了，一路踉跄逡巡，迷乱无序，极尽幽默……这正是矫健的可爱之处。

山东作家的行为方式一向被认为是止水微澜，只有矫健是个传奇。关于矫健的故事可谓罄竹难书、虚实莫辨，有两件事却是千真万确。十年前，矫健鼎力支持的一家外地刊物突然变脸，矫健的人格被奚落被侮辱。矫健愤怒了，带上一个八面威风的好友，气势汹汹直奔那家刊物，准备闹个天翻地覆。

许多朋友劝阻，全然无效。矫健闯进主编室，未等发作，对方说了句“真想你啊”，矫健的革命斗志就土崩瓦解。当对方捧住矫健的手用力一握，矫健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由斩木为兵到铸剑为犁，只在须臾之间。一九八八年，我和矫健共同去外地，参加一个有选举任务的大型会议，受友人吩咐，要“叉”掉几个与我们俩素无恩怨的人。那两天，矫健一看到将要被“叉”的人，就把头低了腰弯了，吓得脸色蜡黄，往往快步逃离。矫健说：我哪有胆看他们？他们看我一眼，我就会打他们的对号啊！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午，矫健约我到了一个小酒店，喝下半斤白酒，矫健突然拍案而起，转过身对我说：你看我背后有什么？我说没有什么。矫健说：你再看！我还是未见异处。矫健激动地叫道：枪眼！有枪眼！我遭人暗算了！我在前面为他们冲锋陷阵，他们却向我背后开枪！他们不知道老子的厉害，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老子要拿出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非把他们收拾得服服的！不服不行……次日夜里十一点，矫健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你一个重大决定！我以为是告诉我他的作战方案，不由得毛骨悚然。矫健说：开会的事就掀过去了，不给他们一般见识。禅宗是个好东西啊，咱们就作不净观吧！我的重大决定是我要远离他们，远离是非，具体说就是我要下海了！我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投入到共和国的经济改革大潮中去，重新发现自己、塑造自己。这对生活是灵与肉的体验啊！你跟我一块下海吧，你相信我矫健，我矫健要干的事，没人比得上……矫健就是这样，在一些事情上优柔迟疑，在另一些重大问题上变幻之快决策之速又叫人瞠目结舌。

于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踏上了他的经商之旅。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十年弄潮，矫健饱尝甘苦。于股市于邮市于外汇于期货于房地产，矫健品味了每一滴海水，在每一座礁石上守望与疗治过。成功的时候，曾经一夜用坏了三台点钞机，下属们见了几乎要三呼万岁，香车宝马，美女簇拥，头罩光环，口诵诗文，点石成金，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千古一人。失败的时候，一天之内可以赔出五百万，也曾在警方强制下蹲在墙脚反思，也曾被民工追得

抱头鼠窜，也曾在阳澄湖畔独自看守一片楼房，寂寞得见只兔子也要喊声哥们抽支烟……

矫健上岸后，一帮朋友为他接风，谈到他十年经商时，矫健认真地作了纠正：我是十年炼狱啊！他对那些失败没有丝毫的后悔与哀怨，他认为十年中最珍贵的恰恰是那些失败，给了他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完善了他足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品格。失败才是他生命中最精彩的篇章。成功是一色花，失败是七色花；成功是用嗓子在舞台上唱，失败是用灵魂在夜半时吟哦。矫健还说：十年前，我真的感受到了决绝悲壮、大义凛然，我有准备接受一切惩罚。矫健的话使我想起了经历过死刑与劳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炼狱”使他成为伟人。矫健在他的小说《迷乱之夜》的结尾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迷乱中探索过这种黑暗，作品才充满痛苦与忏悔……我也渴望像他一样，在妻子、在母亲、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跪下，痛哭与忏悔……陀思妥耶夫斯基阴郁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我。他仿佛对我说：兄弟，你只要跪下，就接近了真理。”一九四九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里说，福克纳有一个信念，或者更恰当地说有一个希望——每个人迟早都会接受应得的惩罚，而自我牺牲不仅随之带来个人的幸福，也增加了全人类的善行。忍耐，炼狱，忏悔，接受惩罚……这些正是通往神境——忍从与博爱、美与善的基本要素。矫健，已然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了。

“文如其人”——这句陈旧的经典，矫健用他的作品把它装饰一新。收入本书的大部分作品，叙述的都是关于宽容、忍耐、炼狱、忏悔、接受惩罚的故事。《无期徒刑》里，亢头有恩于大包，又因了大包的背叛而判了无期徒刑；然而，对亢头的宣判是一次性的，大包却是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宣判；亢头虽然死了，但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平静地俯视着尘埃上的大包，连他也不能阻止对大包的审判，没人能够抗拒“神”的力量。《快马》是一篇具有震撼力的小说，快马命案在身，为了替主人报仇，他躲在暗处，时机一到，他会像饿狼一般扑向人们。他为复仇而生，复仇是他生命的全部内容。他鹰隼

般的目光看得星星都胆怯了；他用脚从地里踢出一块地瓜大口大口地嚼起来的时候，连大地也发抖了；孤独的夜，他背着枪激情满怀幻想纷飞。这就是快马，把生命置于极限的快马。叫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的枪第一次开火就射中了自己，开枪的竟是他收留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正是他的外孙。事实上，他的复仇只存于幻想，根本不可能付诸真实，他是一世英雄一世荒谬，对他的惩罚正是对他的救赎与解脱。矫健一以贯之地把小人物设计为书中的全部角色，以体现真理的遍在；体现真理的价值重在民间；体现民间不仅是生长玉米和地瓜的地方，更是生长真理的沃野。《圆环》中的泥禄，是一个乡间哲人，也是一个忠实的布道士，他的“圆环说”拙朴而形象，支配万物，是一种单纯的深邃。《海猿》中的主人公颇具魄力，他把人类进化的研究带入一个崭新的空间，他是抵达真理的导航者，人人都对他笃信不疑。矫健的视觉凝聚于小人物的基本生活，准确地把握他们的生存方式与生命状态、情感与情绪；他的最终目的是要从他们看似平庸的外壳与无聊的岁月里以及迷乱的行为里，剥离淘洗出蛰伏抑或迷途的灵魂，丝丝缕缕地建构起新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充满爱意的过程，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过程。《独臂村长》、《迷乱之夜》、《轻轻一跳》、《红印花》等，都是此类作品的代表。

矫健的创作，明显受二十世纪现代派大师们的影响，并深得审美品质的要旨，将变形、夸张、荒诞、魔幻自然圆融地渗透到艺术表现里。《死谜》中的乔干是个酒鬼，醉酒之后又必定吃毒药，这样的自虐与这样惊人的承受力，给世人留下难解之谜。《无期徒刑》里的亢头死了几年了，大包还是能定期收到亢头的信，那又明明是亢头的笔迹。《预兆》写一个人善钓而不会游泳，本是一生平安的，他偏偏有了“非非之想”，第一次学游泳就淹死了。《钟声》中，波棱的女友做梦骑马的那一刻，正是波棱出车祸的那一刻。《轻轻一跳》里的男孩，在单相思的折磨下神情恍惚，他平静而优雅地从三楼阳台跳下来。奇迹出现了，他毫发未损。正是这瞬间一跳，他的烦恼变成了“诗”，他的精神化蛹为蝶。这是一篇极富韵致的小说，叙述上风轻云淡，潺潺如水，也

是一首关于哲理的诗篇。《紫花褂》里的那件花褂，是一个宿命的幡，在空中妩媚妖冶地招摇着，世人的灵魂迷乱了，有的死了，有的神经了，有的陷入了沉思的泥淖，又全都应了死亦生、生亦死、生死如一的法则。《天局》写了一个棋痴，走路都跌跌斜斜，踩着棋格走，步步都是绝招。在一个严寒的雪夜，于一块迷宫般的群岭环抱的空地，他以石为子，以虚幻中的冷血美女为对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凄婉悲壮的厮杀。最终，他以身充当一枚黑子，跪死在“棋盘”的一角，才锁定了胜局。他的老师激情澎湃，双手握拳冲向天空，喊得山野震荡，林木悚然——“胜天半子！”这时候，世人才知道棋痴是与天下棋，才明白他进入了永恒——天人合一的大境。这篇小说，既大气磅礴，又奇崛精妙；既叫人体味到了西方现代派的精髓，又叫人感受到了中国古代经典小说——比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的美学神韵。因而，无论就寓意还是艺术表现，《天局》都是罕见的，是一篇似乎被忽略的杰作。

矫健上岸以来，一直在静心写作，长篇、中篇、电视剧，除了发扬原有的风格之外，他的新作增加了现实的敏锐性与冲击力，强化了文化思索。这些又是靠沉静、舒缓的叙述去实现，高而不险，锋而无刺。“把今天酿成一杯老酒，把昨天酿成一杯新酒”——这大概就是他今天的审美追求了。几个月前，矫健在济南与他的海友周梅森等人相聚，谈到下海时，梅森开玩笑说：矫健是一只被拔光了毛的凤凰。矫健笑着说：拔光毛，我下的依然是凤凰蛋！现在，矫健长住烟台开发区，几分钟就可走到海边，那里有几十里路的沙滩，沙细如粉。矫健特别喜欢那句名言：坐在书房里，你追逐着思想；走在沙滩上，各种思想都追逐着你。每天的傍晚，彩霞婆娑，矫健就在沙滩上散步，一侧是无际的大海和倏来倏往的鸥群，一侧有轻柔的音乐和碎玉般的喷泉；矫健抽着香烟从容漫步，一边被各种思想追逐着，一边下着大大小小的凤凰蛋——呵呵，这定是海陆之间最为亮丽动人的景观了！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 目 录

<b>第一辑</b>	1
圆环	2
死谜	12
无期徒刑	18
预兆	24
钟声	31
轻轻一跳	38
海猿	44
古树	52
快马	63
天局	73
紫花褂	83
独臂村长	88
<b>第二辑</b>	99
雪夜	100
曹牛鬼	117
快乐的画家	130
奋斗记	143
农民老子	163
存钱	181
报复	197

好人难当	219
老霜的苦闷	228
<b>第三辑</b>	<b>251</b>
弄堂口	252
到巴金花园去	265
挡浪坝	276
怪哉“鱼干”	292
误点	306
迷乱之夜	327
<b>第四辑</b>	<b>339</b>
红印花	340

# 第一辑

# 圆环<sup>①</sup>

在农村，还有一个怪人，也是我时时想起的。他叫泥禄，曾和我割了一夏天驴草。他给过我许多教训。后来，我一看见活物，比如蚂蚁、蜜蜂、蜻蜓之类的，就会记起他来。

那时，我的眼镜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村人随意摘去，尽情玩耍，在镜片上留下一些油腻腻的手印，累我擦而再擦。他们把拳头在我眼前一晃，威胁说：“要打架，一拳先砸碎你的玻璃窗！”我心中不服，却亦不敢试试。

泥禄稍文明些。他只是划拉一堆干草，拿我眼镜对准草堆，使阳

---

①《圆环》、《死谜》、《无期徒刑》、《预兆》、《钟声》、《轻轻一跳》、《海猿》、《古树》八篇小说曾以《矫健短篇小说八题》在《解放军文艺》集中发表，并获得解放军文艺奖。

光透过镜片，企图燃起熊熊烈火。我戴近视镜，镜片并不聚光，试验自然失败。他不免悻悻然。

“你的眼睛是叫电灯烤坏的。”他沉思道，“电灯烤眼，城市人的眼都有毛病。”

泥禄这人总爱思考，万事万物都要找到一个原理。他的脑细胞格外活跃，远非一般庄稼人所能比。他的思考似乎很笨拙，却是形而上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对他的思想体系逐步理解，终于确认，他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位哲人。

那时，我们一人要交二百斤青草喂驴，才能挣得一天的工分。我根本不行，镰刀老砍手，充其量一天能割百把斤。泥禄是好把式，运镰如神，砍草如飞。看见我的狼狈相，他淡淡地说：“咱们搭伙吧。”我不好意思，却也不吭声。这样，我总算能挣个满分。

我们经常上北岭杠子割草。那地方青草繁茂，溪水清澈，松林郁郁苍苍。又有一小水库，热时跳入畅游一阵，洗去草屑尘土，止住浑身刺痒，其乐无比。洗罢，我们坐在黑石板上，树阴遮掩，山风习习，神仙般的快活！这时，泥禄就要高谈阔论，脑子里泉水般地涌出许多光辉思想。

“城市人其实是很蠢的。”他说，“我在北京住过，住的地方隔火车站不远。我天天去看自动扶梯，发现这玩意儿是个大错误……”

他发现，旅客踏上扶梯的一刹，十个人总有七八要晃一跟斗，即令不摔倒，模样也十分狼狈。为什么要造这东西呢？花费的钱买粮食，够多少人吃？而且关键在于：这么几步路怎么就不能走走？懒到这地步，人将变成废物！

“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城市人的腿就会变得这么细，这么细——”他竖起两根食指，朝我摇摇。

如此理解问题，我实在难以辩驳。何况我要讲的道理，他胸中早已了然；我一张口，他脸上就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使得我无颜把话讲完。好在我有一件法宝，亮出来便能将他制服：一架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

“你聪明，能造这个吗？”

每当他接过收音机，总是那么惊愕，那么迷茫。他把长方形的小匣放在手中翻倒，听见里面哇哇唱戏，便陷入沉思。“古怪，古怪。”他喃喃道，“外面又没有线，声音怎么传进去？……要么造时就把声音藏进去了……”我不肯把电波原理告诉他，憋他一憋。他屡屡要将收音机拆开，我一把夺去。他便躺下，头枕双手，仰面朝天，久久凝视无垠的苍穹，冥想不已……

泥禄四十岁，仍是一条光棍。家中只有瞎眼的老母，极贫穷。我常去约他割草，发现院子东角有个草垛很奇怪。那是松柴，不知堆放了多少年，早已黑烂。要是有人上去跳几跳，顷刻便会化作朽木。为何不烧呢？问泥禄，泥禄总是神秘地笑笑，含糊道：“山上不是有草吗？”

终于有一天，我解开了草垛之谜。那天，泥禄在屋里听瞎老妈吩咐抓咸盐、打灯油、买火柴，我站在院中等。忽然，东墙角传来细微的响动。我回头一看，只见一只黄鼠狼蹲在草垛上。好家伙！那一身皮毛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纯黄，脊背一道黑杠，有猫一般大。这是何等珍贵的皮毛啊，送到采购站定能卖个好价钱！我悄悄拣起一块石头，趁那东西眯眼晒太阳，猛掷过去……

哪里打得中？黄鼠狼轻轻一跃，消失在屋脊后面。泥禄闻声跑来，大声责问：“干什么？干什么？”

“一只黄鼠狼！……快，快，去打死它！”我急急地说。

“黄鼠狼就要打死吗？你凭什么？”

“黄鼠狼还不打？”我惊讶地瞪大眼睛，“黄鼠狼偷鸡！”

泥禄涨红了脸嚷：“我告诉你，俺家和黄鼠狼处了二十多年邻居，它从没偷过我家的鸡！这草垛里有它的窝，俺才不舍得烧。”

我望望黑朽的松柴，望望悠闲的母鸡，瞠目结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泥禄不仅是怪物，而且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和黄鼠狼处邻居有什么好处？赔一垛松柴给它做窝有什么好处？

泥禄对我说，黄鼠狼通人性，比有些人强得多。他妈曾讲起一件事情：很久以前，她眼还没瞎，黄鼠狼刚刚在草垛里安下窝，发生了一场误会。有一天，她发现一只小鸡死了，脖子上有牙印，分明是黄鼠狼咬死的。她提着小鸡在草垛前骂：“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俺给你草垛做窝，你怎么咬死俺的小鸡？好意思的！呶，你吃了吧，你吃了吧！”泥禄妈气得把小鸡扔在草垛旁，回屋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她上院子喂猪，发现小鸡仍躺在草堆旁。与小鸡并排着，还有一具小黄鼠狼的尸体，脖子上也有牙印。泥禄妈顿时哭起来：“啊呀呀，你怎么这样狠心？孩子还小，不懂事打几下就是了，你怎么把它咬死啦！……”她把小鸡和小黄鼠狼一起埋在梧桐树下。这棵树，长得特别快，特别粗壮。

“你们看见黄鼠狼就打，它怎么不咬你们的鸡呢？”泥禄沉思道。

这天，泥禄腰间别着一只葫芦。上了北岭杠子，他不歇憩，不洗澡，太阳还有几竿子高，就割够了驴草。他拍拍葫芦道：“我妈还要叫我买咸盐洋火，你等着，我去找几个钱来。”

找钱？上哪找？我怀着好奇心，悄悄跟在他后面。泥禄走进一条乱石沟，拣阴湿地方，一块一块翻石板。我喝一声：“是偷人家藏着的钱吧？”他指指石板道：“你过来看。”我蹦过几堆山石，上前一看，惊得倒抽一口气：“喔！”

石板上趴着一只大肚子母蝎，灰褐色，尾巴带毒针，向上勾勾着。

泥禄伸出手，一捏，正捏在毒针根部！蝎子细足乱蹬，毒针在他指缝里上下翘动，却蜇不到他。他朝我嘿嘿一笑，把蝎子塞进葫芦里。

傍晚，我们交了青草，到供销社去卖蝎子。泥禄的葫芦成了宝葫芦，那么几个毒虫竟卖得两块多钱。他买了需要的东西往家走，我跟在后面像一条撒欢的小狗。

“啊呀泥禄哥！咱还割驴草干吗？一个工分才值两毛来钱，你抓一小会蝎子就挣两块多。抓蝎子！抓蝎子！咱哥俩发个大财……”

“发财干吗？”泥禄板着脸说，“够用就行。蝎子在沟里也跑不了，什么时候用钱去抓两个。这就好比银行，干吗非要把钱装在腰里？”

“你这人才怪哩。割驴草多累？轻轻快快地抓蝎子，又来钱又省力，你干吗非要割驴草？”

“人是活物，蝎子也是活物，同是土里生出来的，凭什么你靠抓蝎子过活？你生着双手，本该割驴草。没法过日子了，抓几只蝎子补贴补贴。过分不行，过分就是贪，违背天理。那样，人还不如蝎子。”

我不听他那套理论。我上合作医疗室借了一把镊子，一只酒精瓶，第二天上山偷偷带着。割草时，趁泥禄不注意，我扔下镰刀就跑。跑到昨日那条乱石沟，急急地翻动石板。奇怪，蝎子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全躲起来了。傍晚，我才发现一只蝎子。我慌里慌张地伸出镊子，却怎么也不能将它镊起。蝎子往石缝里钻，我急眼了，学泥禄样子用手一捏——“啊呀！”我惨叫一声，只觉得拇指一阵剧痛，痛得眼睛发黑。

泥禄在我身后道：“给你点教训——蝎子最毒，一会儿工夫你的指头就会变成一根胡萝卜。”

我疼得乱蹦乱跳，被蜇的右手直甩直甩。最后，我一路呼号着奔

回村庄，一头跌进合作医疗室。赤脚医先给我抹酒精，抹碘酒，甚至擦红药水，可是痛疼一点儿也没减轻。果然如泥禄所说，我的拇指成了胡萝卜，只是颜色乌紫乌紫。

泥禄也跟来了。他倚在门框上，脸上挂着一丝嘲笑。他问：“好了吧？”

我骂：“好你妈的蛋！”

泥禄笑道：“指这些洋药，怎么治得住蝎子的毒？还是跟我走吧！”

赤脚医生满脸通红，看来确实使尽了浑身解数。我只好抱着拇指跟他走。他领我穿街走巷，钻进一条阴暗的夹道。他伸手一指，喊：“看，医生在那儿！”

我抬头一看，只见屋檐下挂着一张蚊帐似的蜘蛛网。网中有一只蜘蛛，奇大，静静地伏着，仿佛专门在此恭候。泥禄轻轻一跃，将蜘蛛捏在手里，又掰开我可怜的拇指，找着难以觉察的伤口，把黑色的大肚蜘蛛放上，按着它头迫它吮吸。我害怕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疼痛大减，变作一种麻酥酥的痒。我睁开眼，刚要夸奖这医生极灵，却发现蜘蛛已经死了。

“怎么了？”

“它吸了你的毒，又将毒吐在你指头里，以毒攻毒。你好了，它死了。”

泥禄神情忧郁，将死蜘蛛放在墙根下。我不禁想：为救我，又坏了一条性命。泥禄抱起两条胳膊，腿做稍息状，仰脸望着屋檐间一线天空，陷入沉思。我在这阴湿的夹道里等他思考，处境颇为尴尬。但是，就在此时，就在此地，泥禄发表了他伟大的理论。

“世界是一个圆环。”他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你